

資治通鑑

唐紀四十九
唐紀五十一

第一百十八冊

205
106
5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六	二 六 六	四 函	正 史 類
冊	號	架	函

漢 書 門			
一 三 六	七	五 九 六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三 八 三	函	五 九 六 五	漢
七	冊	一 三 六	架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5
冊 數	136 (106)
函 號	283 10

不許帶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九

起疆圉單闕八月盡重光協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

五騎送崔漢衡歸

吐從暎入聲漢衡為吐蕃所擒見上卷是年五月騎奇寄翻

且

舊書吐蕃傳五下有

十字此取
新書

上表求私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上時掌翻觀古玩翻語牛倨翻使疏吏翻受其表而却其人初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

相息亮翻數所角翻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

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為于偽翻柳渾頭可斷

斷音短舌不可禁禁居吟翻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到翻

醞紆運翻藉慈夜翻史灼曰醞籍有雅度之稱余謂

灼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鄭氏注云皆為溫藉重禮也皇氏云溫謂丞藉凡玉

以物溫裏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丞藉溫與

編同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佻它活翻於上前時發俚語上

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它俚音里長知丈

翻褊補典翻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王傳泌請

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於此可以見帝之親任泌泌薄

必翻己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散悉亶翻初郃國大長公

王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郃音告長知兩翻從才用

翻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

蜀州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商縣地晉分商縣

置豐陽縣以川為名舊治吉川城麟德元年移治豐陽川皆出入主第王女為太

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王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

皆疾之或告王淫亂且為厭禱厭於琰翻又一片翻上大怒幽

王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

新書本傳
云弟升此
從舊書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長知兩翻孝友温仁

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子誼諫其所生外

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正或未生誼諫之外尚有昭靖子也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

得聞人父子間古覓翻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

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語牛倨翻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弟邈也今陛下

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當此之時微李泌孰能言及此者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推而言及人

情利害極處以感動之復扶又翻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

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

必復殺而子而汝也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

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又

自家真情感動之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

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

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

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

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寧王倓德宗之叔也倓寬死事見二百一十

九卷肅宗至德元載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

天子左右近其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復

又翻相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扶

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

讒構之端事見同上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

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

承乾屢嘗監國監古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

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

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

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陛下既知肅宗

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勝音願陛下戒覆車

之失從容三日從千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

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理義者

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

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

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

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此乃百代所

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

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觀其容表非有

蠶日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

日而豺聲恐人也不聽卒立之商正恐失于柔仁耳

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

溫室殿西南在寢殿之側德宗常居浴堂殿未嘗接外人預

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

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西衷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年楊洸

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鏞有異謀武

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

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猶未可信況

下累汝同四字衍

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

累良瑞翻

幸陛下語臣

語牛倨翻

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彙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

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

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橫戶孟翻臣罪大矣上曰為

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于偽翻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

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

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

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

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樂音洛累力瑞翻太子遣人謝泌

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泌曰必

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禮記之言苟泌身不存則

事不可知耳聞一日按經典釋文間音間廁之間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并榜正衙門如中

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泣涕縱橫流涕闌干為闌干一

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泣涕縱橫曰闌干淚為闌干一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

不斷貌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

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

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不可復用復

又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屬之

欲翻

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

不知避宗宜杖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

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

嶺南及遠州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

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

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

汧陽吳山華亭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地唐貞

觀元年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炤曰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

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汧口堅翻老弱者殺

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斷音驅丁壯萬餘悉送安

化陝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

丁卯與下
干支差互
乙疑當作

吐蕃傳餘
下有口字
綱目紀事
本末竝同

鎮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

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幾居吐蕃之衆復至

圍隴州復扶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

兵擊却之沔翻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泌薄必翻言此誠

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

財春秋左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

道貢獻及罷宣索遣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必有

所須請降敕折稅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

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紇下沒翻咄當沒翻可從

翻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

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

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

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吐從嗽入聲上曰三國

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以陝州之辱泌曰臣固

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見上卷是為今之計當

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三國謂雲南上曰唯回紇

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

德宗

許臣言相息亮翻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回紇宜

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耻

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二卷

寶應元年陝失冉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屬之難音耶少始照翻欲翻

難乃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

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

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

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九百餘人殺牟羽殺

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

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

新書回鶻傳者作等綱目紀事本末竝同傳董下有等字紀事本末同

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而言偽為于

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于天上凡人言死則曰見某人于

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曰見于天上言其神靈在天死則將得見之上曰容朕徐

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

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

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

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

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

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

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

嘗見也勞力到翻討安慶緒之時葉護固邀臣至其

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

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

防也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

元子徑造其營造七到翻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

得肆其桀驁驚五告翻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

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

于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二載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真華夷主也然

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

同鵲傳入 作掠綱目 紀事本末 竝同 綱目平下 有王字紀

事本末同

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乃故

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

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

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不敢察察言故云爾而天威所

臨豺狼馴擾馴從也善也擾者順也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

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

則屈己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

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

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詩紹

翻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

傳擾作服

怒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復扶又翻朕當奈何泌曰臣以

為回紇不足怨曩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

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勲回紇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寶應元年

又與帝復東京是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

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見二百二

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此乃必報之讐況其贊普尚存言牟羽已死則

回紇為可怨贊普尚存則國讐當必復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偽為于

列翻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

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

我為夷狄之笑乎復扶又翻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

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

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

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

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凡諸監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辰印印

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名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

字印印右膊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者于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上乘者以

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右髀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

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印並印右頰諸蕃馬印隨部落各為印識迴紇馬印胤寺以南此所

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

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

荒旁讐吐蕃讐之涉翻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

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

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

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

上大嘉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

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

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

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斷音短雲南自漢以

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始臣屬中國其地在漢永昌郡界楊

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寶九載苦

于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

西域為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既并波斯突騎

施又亡其地東盡葱嶺西南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

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

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蓬州咸安郡公主上女也妻七細翻考

異曰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

書十二月回紇遣聿支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

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干來貢方

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

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

于麟德殿且令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

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聿支入聘之事回紇

二書同鵠
傳將軍作
達于此取
舊書本紀

本紀吐上
有丙寅二
字

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
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
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聿支即默啜與合
關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關即為
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泌
又云臣木夾中與書令朝臣逸云一月可到歲內報
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歸其馬價絹
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

五萬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

連雲堡在涇州西界

宋祁曰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所虜進
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
種麥已畢絕萬頃而皆亘野上大喜既而尚結贊來
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斫營悉捷結贊乃退歸上以十
餘年來邊軍嘗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
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
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
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

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
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
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禾麥熟而不收穫其
實隕落故得空穗由是

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
二年

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於縣
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
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義縣屬彭州貞
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即後魏雲州城前鋒

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

武城復扶
又翻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妖僧李軟奴自言

本皇族見嶽瀆神嶽謂五嶽瀆謂
四瀆妖于遙翻命己為天子結殿

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

本紀及韓
遊瓌傳李
軟奴作李
廣弘

送內侍省推之也推鞠李晟聞之遽仆于地曰晟族滅

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事見上卷中外家

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

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

臺推付御史臺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

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

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

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

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以苦寒不入

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考異曰鄴侯家傳十一

本紀無下八字

案目錄庚辰朔

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
侍中為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
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之
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
邠寧節度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眾歸汴州劉昌本汴
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千餘防秋兵退
千戍涇原尋授涇原帥華戶化翻

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

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樂音洛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

誅求者殆過于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強其良翻曾

不識一錢始云所糶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
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
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
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方目翻復除也除其家賦役也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
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

恤于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於憂民也民愁怨于下而君不

知以至于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

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

也載于亥翻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格音關殘虐下民

陸本矣作
我綱目無
唐字

橫增賦歛橫戶孟翻歛力贍翻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

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洛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

政屏浮飾屏必郢翻又甲正翻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

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

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

安之恐其自疑而動于惡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

一定考異日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

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鄴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貪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貪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外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皆應作

外字之誤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

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倍俸倍大曆十二年所增之數也泌薄必翻俸扶用翻 考異曰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隸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它用按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 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

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治

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汴兵防秋為行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鎮華州領鎮國軍節度使

元諒皆帥卒力田 帥讀曰率下同 數年軍食充羨 羨弋線翻 涇隴

稍安 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 以其子欽緒黨

逆謂當連坐也瓌古回翻朝直 錢送甚薄遊瓌見上

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 見賢遍翻吐從嗽入

聲還從宜翻 又音如字 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虞鄉范

希朝有功名得眾心 虞鄉縣屬 求其罪將殺之希朝

奔鳳翔上召之寘于左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

二版而潰 城二尺為一版上下相疑故潰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

通鑑卷之百九 德宗

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句勒東南兩稅錢帛見上卷去年七月李泌悉輸

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泌薄必翻數所角翻索山客翻仍救諸

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相息亮翻惆丑鳩翻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

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

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

者奢欲之所自來也夫音扶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

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眉弭

比翻稱尺證翻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

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扞禦

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上時掌翻

為于偽翻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敗補邁翻不能深入上以

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

聽于人左傳號史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

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

長巫風長知兩翻言巫祝之風將由此盛今杜郵有舊祠白起死于杜郵故有

舊祠在焉請救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

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請贈兵部尚書

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

一本以下
九字宜刪

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
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
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
位以來宰相從千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
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
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鄭
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儻陛下覺之豈有
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殺楊炎事見二百二
擠顏真卿于死地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激李懷
光使叛事見二百二十四年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

下以下六
字衍
綱目交作
朕紀事本
末同

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難乃旦翻下
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
不可忍交不可忍言炎既形非由杞也建中之亂
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此蓋天命非杞所
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
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書西伯此商之所以亡
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好呼到翻量音良崔祐
甫性褊躁躁則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德宗

護之揚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難乃旦翻下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喪息浪翻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當丁浪翻雖時有逆耳之言如臯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先悉薦翻如此則理安理安猶言治安也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

新志上室
補舊紀及
三字

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之使相時主未嘗不知名器之濫也劉昌復築連雲堡去年九月吐蕃陷連雲堡復扶又翻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更工衡翻考異曰實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詵武德四年分泉州之建安

丁未晦

縣置建州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誅腹心十

餘人逼誅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

遣中使就赦以安之丁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

良原故城而鎮之良原縣隋大業初置唐屬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今乃修復九

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鶻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雲

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

驃旁苴夢衝苴鳥星入見苴子魚翻見賢遍翻五月乙卯宴之

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封驃旁為和義王苴夢衝

為懷化王苴鳥星為順政王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

察使貶吳誥為涪州刺史涪音浮吐蕃三萬餘騎寇

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

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先悉薦翻質音致遣其將

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

人畜萬計而去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

谷之北夏戶雅翻柳谷在安邑縣中條山行下孟翻李泌薦之六月徵拜

諫議大夫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

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

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于衆輕

騎歸朝戌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

帥其徒作亂騎奇寄翻朝直遙翻無帥所類翻帥其讀曰率曰張公不出本

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出於朔方軍也因剽掠城市剽匹圍監

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

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

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

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

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帥讀曰率

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

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仄也上嘉

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

統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己未奚室韋

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北者為契丹在

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猗越河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執

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眾逆公王

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

使者為奚室韋所殺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

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

句檢諸道稅外物事始見上卷上年句古俟翻悉輸戶部遂為定

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

于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

二書吐蕃傳志作悉

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

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跌奚結翻

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

除之當為子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

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異曰考

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

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

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

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

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

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北瀘北瀘

瀘水即諸葛亮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

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遺唯季翻使

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

本邛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于會川因更名新以

志會川縣屬雋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

塞雲南趣蜀之路塞悉則翻趣遠雲南怒引兵歸國

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

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

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清溪關

界自關而南七百二十里至嵩州 五千寇銅山新志

洪源志清溪關在黎州西南界 有銅山要 衝十一城 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

破吐蕃于清溪關外 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鶻

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

咸安公主兼册回鶻可汗使自此以後通鑑皆 吐

蕃耻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 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

一萬攻東蠻復扶 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

禦之嵩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

大破之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

咽音 地屬徐州鄰于李納徐州與李納 刺史高明應

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鎮徐州始二百三 若李納一

旦復有異圖復扶又 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

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

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

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勿駾可代駾五 宜徵為金吾

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

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

人以法犯法者有 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橫海節

度使程日華薨于懷直自知留後 吐蕃屢遣人誘

脅雲南誘音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遺異卒尋書稱回鶻屢請佐

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遺唯李翻

先悉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

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耻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

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曆七年屬瀛州高漢古縣魏晉廢省隋置弓高縣于漢南縣地唐屬滄州

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貞外郎徐仲為景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斑宏泌言宏

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

董晉方正可處門下處呂翻上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

孫也竇誕武德中勸齊王元吉棄并州者也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

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復扶庚子以

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

並同平章事以斑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

為人剛果峭刻尚辰羊翻度徒洛翻無學術多權數

每奏事諸相出相息亮翻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

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

然晉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

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于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為相時事止于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

薨呼肱翻故為世所輕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好呼到翻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榼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譚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于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

今本譚作誕

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為方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况蘇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至于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于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

事見二百三十一卷貞元元年而于孫皆已伏誅

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

燕於虔翻姓也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

妻王氏率所律翻養羊尚翻及守其墓祀冬十月韋臯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

舊書本紀十月下有丙午二字新書云九

月丙午案
目錄十月
己巳朔無
丙午丙午
九月七日
也蓋溫公
以十月無
丙午故不
取日耳此
室從新書
改冬十月
作九月丙
午四字
舊書韋臯
傳曹有道
作王有道

節度戰于嵩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唐屬嵩州大破之斬首二千

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

遮乞藏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

數年盡復嵩州之境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興兵襲

蔚州蔚紆勿翻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瓊州自

乾封中為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毋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山

賊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風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

新會縣或使風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

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十二月庚午聞回

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

新書回鶻
傳羅作邏
下有汨字

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

假道於回鶻以奏事為吐蕃所隔河隴之路不可通也故假道於回鶻以入奏先悉

薦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厭於又

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

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自號沙陀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

回鶻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日謀刺二曰婆訶三

唐書作白回鶻數侵掠之數所吐蕃因葛祿白服之

眾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雲南

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臯復以書招

諭之復扶又翻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德宗 三十五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施式二月乙亥遣

中使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於貝州見二百三十一卷

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

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

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

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為干偽翻因請

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

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

忠貞而自立考異曰新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

丁酉晦

其大相頡于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

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相息

帥讀曰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

奔鄆州鄆音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

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

城等四縣 回鶻頡于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

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

忠皆降於吐蕃為後沙陀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

千人奔西州六月頡于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

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

舊書同鶻傳數作五此取新書紀事本末將上有召楊襲古四字帳下有當送君還朝五字據二書紀

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

去年唐遣

郭鋒冊忠貞可汗遺唯季翻

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

惟仰食於阿爹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爹

仰牛何翻

唐韵北人呼父曰阿爹爹徒可翻

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

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

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

所敗敗補邁翻史言回鶻衰亂死者大半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

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

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

北庭既留于吐蕃安西路絕故

莫知其音問

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為于偽翻

葛祿乘勝取回鶻

事本末是也

之浮圖川

浮圖川在烏德隸山西北

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于

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

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

容驕慢

先悉薦翻

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

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

景略先據高壘而坐

壘即隴字

梅錄俯僂前哭

俯低頭也僂曲背也

僂力主翻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

氣索然俱盡

索蘇各翻

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

名聞塞外

問音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十一月庚午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德宗

三

後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
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
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橫薨音戶光翻二月癸卯

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汗音蟬考異

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汗音蟬考異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舊書

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日而斂之挾

之昌又築朝谷堡舊唐書作胡谷堡東甲子詔名其

堡曰彰信舊書作彰義涇原稍安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戊戌先癸卯五日舊書本紀作己巳案二月壬辰朔無己巳疑當作乙巳目錄作胡谷堡據本紀甲子

上宐補三月二字

等軍有衛從之勞從才用皆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

難功臣難乃旦翻未白曰唐玄宗平內難賜衛上葛

奉天及幸山南賜從駕立功將校為元從奉天定難

功臣谷口以來元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僖昭頻

年播遷功臣差多至後梁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

後唐徧及成卒非賞典也

恃恩驕橫孟翻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謂

京兆府縣謂赤縣畿京兆府縣謂赤縣畿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

刑之者勝音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

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

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

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

癸未先辛
巳二日

舊書本紀
四月下有
己未二字
案已未晦

禁身以聞

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也神策尤盛建中之前未分左右軍謂之

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兩廂為左右神策軍又以殿前射生左右兩廂為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恃恩陵暴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當為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起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于唐初龍武等軍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于禁衛又親近于羽林也禁身者囚禁其身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敢笞辱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

孝忠薨

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歛

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二年

置為安南都護府欽力贍翻

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

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

史言蠻非好亂苦於貪帥而亂

舊書翰
作輪此取
新書舊
辛辛巳作
辛未二
書端上有
甲申二字

舊慈由翻
長知兩翻

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端王遇薨

遇皇弟也

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

北毗至翻韋臯書招

雲南事始上卷三年

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

益少

少詩紹翻

臯知異牟尋心附于唐討擊副使段忠義

本閣羅鳳使者也

閣羅鳳者異牟尋之祖

六月丙申臯遣忠義

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敦迫也厚也

秋七月戊寅以定

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

庚辰以虔州刺史趙

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

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

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竇參惡之也

惡鳥路翻下同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

敗補邁翻

九月回鶻遣使

舊書丙午
作丙申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貞元七年辛未

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

結心首慈由翻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福建皆古

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為治縣後漢為侯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于晉江縣而

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而于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侯官之地開元

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泉三州始不相紊治直吏翻竇參以私憾毀之

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

由是始惡參為竇參貶逐張本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

代參黨李翼 睦王述薨述亦皇弟吐蕃知韋臯使者

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

也臯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

新書紀陸
上有戊戌
二字

其大臣之子為質質音致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

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首慈由翻韋臯

遣三部落總管蘇崧將兵至琵琶川崧牛罪翻又音

勿鄧豐琶也琵琶川在嶺州西南微外為下卷明年誅夢衝張本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德宗

三

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津藩齊藤正謙同校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岳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一本二上
有凡字

唐紀五十

起玄默滯灘盡闕逢闡茂五月二年有奇始壬申終甲戌五月凡二年零五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

數所具翻

又所主翻雲南之路始通

三月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

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 德宗

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三十一 貞元八年壬申

曹成王臯薨使疏吏翻臯諡曰成薨呼肱翻宣武節度使劉玄佐

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

為之備納憚之孫子五間有因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張預注云因敵國人知其底

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劉玄佐之制李納正用此術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

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

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史言玄佐忠順母教也此言蓋本之劉氏母墓誌唐人誌

墓不無溢美者然此等言語有益於世教庚午玄佐薨山南東道節度

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角將

楊清潭帥眾作亂將即亮翻鼓角將掌軍中鼓角者也帥讀曰率夜焚掠城

中獨不犯曹王臯家曹王臯之家蓋已出次外館不居使宅實踰城走

免明且都將徐誠縋城而入偽翻號令禁遏然後止

收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少詩照翻

實元慶之玄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丙子以荆南節度使樊

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竇參為度支轉運使度徒

洛翻使疏吏翻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

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少始照翻滂普郎翻

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

參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

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

於宏以悅之竇參陰狡而懷懷古巧翻恃權而貪

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三十一 貞元八年壬申 德宗

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

謂之喜鵲寶參每遷除朝士先與申議申因先報其

有喜事鵲必先噪於門庭以報之也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為卿累累

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它申亦不悛悛

左金吾大將軍號王則之子也號王巨肅宗

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

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

上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昭州

漢荔

浦縣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武德四年

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曰昭州宋白曰郡北有昭崗潭

因山岡為名舊志昭州至通玄泉州司馬隋置泉州

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

安莆田縣屬焉武后聖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

龍溪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武榮為泉州而閩之泉

州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申道州

司馬尋賜通玄死 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

代上亦為之隱將即亮翻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

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

為便然後除之陝失冉翻監古湊行至汜水汜音祀

本屬鄭州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

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塚及親兵皆被

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經登重榻被皮義翻衰倉

自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岍視城蝶晨夕警邏浚儀令

德宗

通鑑卷三百五十四

舊書劉玄佐傳門作醢新書作二書不上有若字

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丹之丹古瓦翻盧瑗逃免士寧

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

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

寧為宣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

詔有國使皆留之舊傳云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翟直格翻託言巡撫至

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考異曰韓愈集作逸準今從舊傳

逸準正臣之子也劉正臣肅宗至德初為平盧節度使乙未貶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舊志郴州京師南三千三百里郴州

林翻考異曰柳琨上清傳曰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閑步於中庭有常所寵

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

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

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

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

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宮婢聖君

若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

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

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衰麤者也曰家

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

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

已方擬脩私廟今且輟贈可乎縷者拜謝竇公答之

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

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方

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

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

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

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亦仇家所為耳陛下

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

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

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言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

而有徵流竇公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
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
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
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
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掃灑及竇某家破幸得
填宮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
刺亦甚有賊汗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
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
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
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
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指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
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伏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
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
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悉是
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贄曰這僚奴我脫却
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
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它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
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
衰得恣行媒孽贄竟受譴後上清特勅丹書度為女
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各位多顯達

者不敢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
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養俠刺况陸贄賢相安肯為
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憬居永翻趙仁本見二張

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
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

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曆故

事大曆元年命第五琦劉晏分理天下財賦事見二百二十四卷王子吐蕃寇靈

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敗補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

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懷遠縣屬靈州後周置隋五原郡在縣界宋白

舊書吐蕃
傳城上有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五十五 德宗

五

二字

日定遠縣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吐蕃乃退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

舉其屬長知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

黜舉者殿丁練翻所舉得人則升舉主以昭進賢五

丹戊辰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

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木生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

自擇勿任諸司諸司即謂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

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

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六

以下告身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

曹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史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其後倖臣專朝直

全唐文朝
下有之制
二字綱目
同

下班行同
四字衍

遙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

品行戶剛翻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

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

又未聞於闕行下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

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

誣善者亦反其辜謂反坐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

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主名告主使無辜見疑有罪獲

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

多士諳鳥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

通鑑卷之百五十五 唐紀五十五 德宗

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公私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

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情無來處近世教人為文者類此文詎止於此而已

故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諉雖則秉

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

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

頓殊行舉者臺省長官舉之宰相行之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

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

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

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

舊書本下
舉作業

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

心進用不次則天謂武后也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

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

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朝直

選翻易以鼓翻陛下慎簡之規書曰慎簡乃僚太精而失士上竟追

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

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

餘人而去田軍屯田之軍也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

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

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國商販惟利

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音

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也言

所以招攜離者失其道也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

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而內自訟者也注云訟猶更蕩上心記月令毋或作

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悉是王

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慶

尚辰羊翻度徒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權判

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使疏吏

洛翻復扶又翻又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

音如字少詩沼翻掌上時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

交駭物聽戶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

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為裴延齡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

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溺奴狄

沼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

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揣

委翻度徒洛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制備謂隨事為之

登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

用上許為遣使為于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

目錄王下有之道二字全唐文字舊書本紀以上有辛卯二字二書紀攻維州係九月丁巳舊書贊作莽此取吐蕃傳

贊復上奏復扶以為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渠大也魁

也率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饑穆公復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反曹

操之言則有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

道水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韋

臯攻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

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當丁浪翻蓄歛乖宜其略

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

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監古街翻

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

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

赴援比必利翻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眾寡不

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

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將即亮翻彼之兵眾合并而

我之部分離析故也分扶問翻所謂蓄歛乖宜者陛下頃

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

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李泌所行之法也事見上卷二年而有司競為

苟且專事繼畷歲稔則不時歛藏艱食則抑使收糴

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斂力驗翻賤取於人以俟

全唐文赴陸本竝同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五十一 德宗

全唐文城
作司陸本
同

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

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絺五之翻窮邊寒

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

支物估轉高度徒洛翻估音古價也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

售滯貨為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美弋線翻雖設

巡院轉成囊橐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勅遠處州使率情違法臺司無由盡知轉運使

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

外權率及違格勅文法等事狀報臺司蓋劉晏始置

巡院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渭其後遂及緣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

倉困區倫翻困倉皆以藏穀圓曰困方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

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

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

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

糴既易集事令力丁翻糴亭歷翻易以豉翻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

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

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廩力錦翻毛晃曰倉有屋曰廩食有餘而

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

儲委積屢力注翻委於偽翻積子智翻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

貴加倍人多流庸流謂流徙庸謂庸雇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

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

陸本斗米

米糶他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

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

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糴且陳僦子就翻糴七到尤為

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今之市令司亦月具物斗糶

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

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

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

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

三十萬斛貯太原倉貯丁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

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見賢京兆

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

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

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

州縣糶之以救貧乏糶也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

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

糶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渭橋倉即斗用百錢以利

農人增價以糶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

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

糶徒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

以輸上都折之今謂之紬唐都長安謂之上都償先貸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五十一 德宗

戶部錢九万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

陸本狀下有云字一作二

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邊備浸充冬十一月壬

子朔日有食之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

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臯

復遺雲南王書復扶又翻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

之外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眾山

之中又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視之不見其山澗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所謂雲嶺也

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

戍相保承同一家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

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語件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今

謂聖旨不從所請為不允習聞唐人之言也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

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

參歸怨於君己巳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

參姜公輔居猜忌之朝不能安於命義而由此重竇參之罪亦陸贄之一言也考異曰實錄初公輔

罷相為左庶子以憂免復除右庶子數私謂竇參參數奏公輔以他官上不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

乃請免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因開延英奏之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已大怒貶之而詔書

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常見郴州竇相言

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乞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

不敢泄贄言便以參言為對帝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使齎詔責參贄傳曰姜公輔奏竇參常語臣

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官舉屬吏狀云亦由松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贊豈有殺參之意邪且贊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及於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贊意也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贊者因歸罪於贊耳今不取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

黑水堡 敗補邁翻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為吐蕃所陷鄜道元白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

其地蓋在陰平西北臨洮西南古杏中之地也使疏吏翻敗補邁翻堡音保

初李納以棣州蛤蜊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成德州之南三泚城

以通田緒之路 棣大計翻蛤古合翻蜊康音螺余按集韻螺字下無蜊字同韻有蜊字音都戈翻小堆也蜊恐當作蜊汶楚嫁翻李納之阻兵也李長卿以棣州入朱滔而蛤蜊為納所據因城而

成之其後王武俊敗朱滔得德棣二州蛤蜊猶為納戍納又於德州南跨河而城守之謂之三泚以交魏博通

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 少詩照翻是

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蜊及三泚城師古遣趙鎬將

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 鎬下老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使疏史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劉怱薨 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元年怱音萌翻薨呼肱

劉濟在莫州其母弟雍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

軍府授之 莫州治莫縣在幽州南濟以雍為瀛州刺史瀛州河間郡幽州巡屬大州也其地在幽州南

許它日代已既而濟用其

子為副大使 河朔三鎮及淄青皆以濟怨之擅通表其子為副大使儲帥也

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雍破之 朝直遙翻為劉雍歸

朝張本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唐左右神策大將軍

氏古帝號後為氏顯帝師柏亮父帝魯父柏超之裔也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

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惡為路翻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

舍宮舍宮中直宿之舍也史言宦官惡柏良器十二

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為

官挾兵權以脅天子張本右領軍十六衛之一也時南牙諸衛具位而已北軍掌禁兵權重故良器為左遷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注云樹大小似梔子冬生

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椹晚採者為茗一名莽蜀人謂之苦茶是也今通謂之茶茶椹聲近故呼

之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喫與古所食殊不同也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

三百斤郭璞曰早採為茶晚採為茗茗或曰莽究葉老者也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

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鹿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

榦上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

識史言稅茶始此遂開利孔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

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

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

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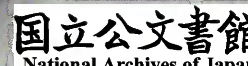
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權茶之稅始於趙滂贊至張滂而始行

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

人開采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

為節度使 初鹽州既陷鹽州陷見二百三十二卷二年塞外無復

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既阻絕靈武往來之路又侵擾鄜坊



之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八年詔遣張公

議築鹽夏二城張公奏曰師之進取切籍驍將神策

散將魏荒者武藝冠絕得荒足以集事上遣之張公

以荒為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赴于五原

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掠境上往復走望為

師耳日蕃眾距境而不取入官軍城二郡而歸白居易

易樂府鹽州注亦云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而實錄

在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

而言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

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

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

遠縣置環州由是靈夏河西獲安上使人諭陸贄

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

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實應問連有國嘗有不臣之

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十子發丕堅今不欲

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近其

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遺唯一皆拒絕恐事情不

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

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

內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鮮克以濟鮮息恐爽無

私之德爽差也且傷不吝之明書曰改又曰爵人必於

朝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記曰爵人

綱目靈下有武銀二字紀事本末同

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
 實之言利於中傷中竹仲翻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
 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偽于偽翻或云惡迹未
 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
 皆近於情理近其勒翻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
 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
 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
見賢遍翻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
 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諸監臨之官受所

二書寶參
傳十作千

四十諸監臨上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監古衙翻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
 禁矧居風化之首風化之首謂宰相反可通行風化之所自出賄道
 一開展轉滋甚鞭鞞不已必及金玉鞞與靴同目見可欲
 何能自窒于心古語有之不見已與交私何能中絕
 其意謂既受其私饋則難以絕其私謁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
 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
 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
 之有乎復扶又翻下同初寶參惡左司郎中李巽惡烏路翻出
 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郴丑林翻汴
 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綰五十四匹遺唯季翻巽奏參交結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

七

下無分同
四字衍

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土乃止
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
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無分同贄上言參朝
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
眾議為之憤邑偽翻叛臣得以為辭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二
年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
曖音愛不明貌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辟音關刑辟竇參
於臣無分言無契分之雅分扶問翻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
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
又命理其親黨理治也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首謂為頭

案目錄丁
丑晦

者從謂隨從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未減况參得
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
又欲籍其家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賊汚者
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藉今罪法未詳陛
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
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
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傳知戀翻海州團練使張
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海州
東海郡淄青巡屬璘離珍翻壻西計翻定州義武帥治所子居父喪再暮而大祥嘗於公座
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

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 十七

杖而囚之使疏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

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義豐屬定州

州治所蓋州治徙也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為名唐

屬定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與天地俱生從上至

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二丈五尺所石上青下黃白

所前正平可鋪兩大席在無極西南三十里景福二

年以無極縣為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

命李師古毀三泖城李納築三泖城見師古奉詔然

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朝直

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義成節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

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居永翻耽都舍翻射寅謝

翻與元時盧翰與李勉劉從

為一同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政事

中書省今憬遷東省故疑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

有隙為趙憬附裴延齡張本考異曰舊憬傳曰憬

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

國政為己任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

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

門下猶為宰相又益以賈耽盧邁陸贄上奏論備

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

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自措置乖方以下

掌翻將即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

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倩七屈指計歸張頤

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搥

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復扶

又翻下同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

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此一失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

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

之於將朝直遙翻鮮息務相遵養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苟度

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

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

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

誚才笑翻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

愧畏債方問翻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

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此二失也虜每入寇

將帥遞相推倚帥所類翻推吐雷翻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

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朝直遙翻省悉景翻唯務徵發

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重直用翻閭井日耗

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

之科權古岳翻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

此三失也吐蕃舉國勝兵之徒勝音升勝兵謂人之才纔力堪執兵以戰者也

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

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

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帥讀日率夫統帥專一



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

愆愆違也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者也開

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

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

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蕃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

突厥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

者凡三使焉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使疏吏翻其餘鎮軍數且

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

稟屬監古衡翻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相抗也余謂衡所以撥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之低昂商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每俟邊書告

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力

丁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

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夫音扶將即亮翻此四失也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

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企去智翻否者息心雖有厚

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缺古穴翻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

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

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

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訶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

本傳厚薄
倒紀事本
末同

所當丁浪翻懈俱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

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

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愠於問翻此五失也凡欲選任將帥必

先考察行能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行下孟翻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

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孫

法之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斷丁亂翻選置戎臣

先求易制易以政翻多其部以分其办輕其任以弱其心

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

迅如風颯駟書上聞駟人質翻驛傳遞馬旬月方報守土者以

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

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

則張百而成千喪息浪翻摺居頃翻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

憂罪累累良瑞翻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

機失於遙制矣此六失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

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

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為干偽翻寇至則人自為戰時

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

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

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

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

狄威懷疆場寧謐矣吐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韋

臯遣大將董勛等將兵出西山勛彌亮翻自彭州導江縣西出蠶崖關歷

州皆西山也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丙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為禮部尚書雲南王

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宋白曰戎州漢犍道南安縣地梁置戎州

言以鎮戎夷也西南取曲協州并南寧州安寧鹽井

路至南詔所居羊苴咩城二千三百里舊志戎州在

京師西南三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

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

韋臯

金礦未經鍛鍊者為生金丹砂產石中鑿石取之黔音琴

金以示堅丹砂以

請棄吐蕃歸唐并遣臯帛書遺唯李翻自稱唐雲南王孫

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

王見二百二十六卷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

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并上時掌翻令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

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

相迭秉筆以處政事事見二百十九卷肅宗至

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又劍南西山諸羌女

王湯立志女王亦羌別種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

屬三波訶北距于闐屬雅州羅女蠻白狼

夷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湯立

舊書本紀
湯作楊

通鑑卷之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

本紀辟作
避新書變
傳同舊傳
作辟二
書傳悉作
息

被體故謂之菩薩變當時哥隣王董卍庭白狗王羅

倡優遂因制菩薩變曲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

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玉自哥隣以

散居西山山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寧縣有雪山連乳

川白狗嶺有九峯積雪春夏不消白狗嶺與寧山相

連威州唐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眾內附韋臯處

之於維保霸州天寶元年招附給以耕牛種糧種草

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癸卯戶

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

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

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耗虧減也贖

證翻又食證翻三月為一季凡三染練物則別置月

庫以掌之每月入物故訟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

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

物藏組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

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於實者於虛費吏

人簿書而巴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

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

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權本顯頊之後

子孫以國為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

以為己功美弋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

綱目隨作
旋紀事本
末陸本竝
同

貯丁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

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

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朝直豈京城士庶

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冬十

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味齎詔書詣雲南

并自為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十一月乙

酉上祀圓丘赦天下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年八

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

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寧帥

衆二萬畋于外野帥讀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

千餘人詐之曰救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

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

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救徵大夫宜速即路即就少或

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

京師比至東都比必利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救歸

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

鄆城鄆城漢晉之鄆縣也後魏省併入曲陽縣隋開

有漢召陵縣故城東南有後漢征羌縣故城鄆一戰翻遣使問故問所以逐且

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全唐文典
作總陸本
同

請戰萬榮以言戲之戲之示無所畏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
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
朝臣宣勞勞力到翻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
見逐雖是眾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
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止復使謂贄復扶又下同若更淹
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
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
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
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之
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踣蒲北翻

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微遙翻殊無

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玄佐滑

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偏厚當州將士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與之相

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頗滂何翻偏也

亦非將林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僨

軍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僨方問翻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

臣之間勢必嫌阻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

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至於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曰母使滋蔓

蔓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

將教事君先令順長長知兩翻下獨長同又曰方鎮之臣事多

通鑑卷之百一十五 唐紀五十一 德宗

全唐文開

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
 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
 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
卒讀日猝諸郡守將固非連謀將即一城師人亦未協志
 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度徒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
 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
 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勞力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
 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
 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愆
 素左傳曰不愆于素杜預臣請受敗橈之罪橈奴上
注云不過素所慮也

不從壬戌以通王譔為宣武節度大使譔氏以萬榮
 為留後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淳
 妃淳太子之長子是為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
 臯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八國即前女王王哥鄰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蜀注苴徐嗟
詳見前考異曰舊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
 作陽苴咩城今從新傳 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
 而入衣於既翻牂柯蠻在昆明東九百里東距辰州
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衣於既翻
 同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

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大聲以宣詔書異牟尋恐

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事已成乃歔歔流涕俯伏

受詔獻音虛欵許既翻又音希鄭回密見佐時教之鄭回勸異牟尋歸唐事見二

百三十二年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

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去羌呂翻吐蕃給雲南金印見二百

一十六卷玄復南詔舊各異牟尋皆從之考異曰舊韋臯傳

四年正月臯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咩城按西南夷事

狀四年臯徵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於牟尋

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臯書以來朝

廷賜之詔書臯乃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猶欲使佐

時易服而入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

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帥讀日率先是吐蕃與回鶻

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爭北庭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先悉薦翻徵兵萬

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

以為少也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

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鐵橋在施蠻東南據新書是戰也異牟尋破施順二

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

行至白崖城三千里而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昌姚

州之間鐵橋之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

來獻捷降戶江翻使疏吏翻瀛州刺史劉滄為兄濟所逼濟

不協事始請西扞隴坻坻丁禮翻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

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

舊書蠻傳甚作頗紀本末陸

一本亮翻下有下二字

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為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理治也以普潤為治所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

病者擁親視之死者哭之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

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

子也李齊物淮安王神通之孫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

軍薛盈珍數侵軍政數所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

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坦後卒能脫於盈珍之譖侍御坦之寄祿

官所謂憲衙也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夏

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

親兵三百人素驕橫先悉薦翻萬榮惡之惡烏路翻遣詣

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

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

刺史劉逸準厚撫之史言李萬榮不能制劉逸準惟清奔鄭州彥

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

呼於市曰呼火故翻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

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郴州林翻欽

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少卿者西原黃洞蠻酋也酋慈由翻邕管經

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領邕貴黨橫

等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

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

全唐文而
作則又作
久

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史炤曰移徙也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近其新翻事恐非便贄復上言復扶又翻下同以為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遠干願翻甄恕以勉其自新甄稽延翻察也免也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恒處防閑之中處呂翻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

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于茲悽悲也痛也今

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

反惡於舊州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竇義雷

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徒有徙家之勞寔增移配

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

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任臣

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尺稱

證翻稱愜也下同少詩沼翻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

用好以辯給取人好呼到翻下同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

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懋勉也庸功也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
 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
 而用材不匿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
 飾而恪居恪居謂恪居官次也止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
 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
 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
 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
 精微不能無謬由與猶同揣初委翻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
 苟區別得宜別彼列翻付授當器當可浪翻下過當同各適其性各
 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

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愜苦而不叶翻
 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忤五故翻其稱愜
 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
 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
 分上不聽分扶問翻贊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
 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調徒甲翻丁男
 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
 出絹若綾若絕共二丈絕式支翻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
 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
 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

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謂安祿山史思

明黎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墮讀日隳賦法壞於奉軍建

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

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操七刀翻執凡事者謂楊炎

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

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當下浪翻兵

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

庸法更工衡翻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擿他狄翻校驗簿書每州

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事見二百二十

六卷建中元年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办故先王之制賦入必

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

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

固著直略翻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

勤窳勇主翻惰也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

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

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謂商賈居寶貨待時而取利者有

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謂力田而有蓄穀粟者有流

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蕃讀如繁謂貸子錢而收利者有

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謂美居室侈服用而夸一時者

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

長知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樂音日敦

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

避役誘音酉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

之首創制之首猶言立法之初復扶又翻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

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

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

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

減以救凋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

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量音良任土之宜故所

入者惟布麻繒纒繒疾陵翻纒苦謗翻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

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

輕重之宜班固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

禮注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

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

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

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纒布曷嘗有禁人鑄錢

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

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以徵它雜物也折之

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

易易以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

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難且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理化猶言治化也。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

全唐文賦
作服何
上有則字
紀事本末
陸本竝同

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詐長知丈翻耕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萃聚也，復方日翻復除也。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歛力贍翻下同。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恒戶登翻澆古堯翻。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

全唐文罰
下有法字
綱目紀事
本末陸本
皆同

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

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此不以增戶為課最

減地著戶之稅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見賢此校

殿罰亦如之殿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

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

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办先家給

而歛其餘財先悉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未

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

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

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茶稅

見上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記王制曰三年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人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

庾不及編吐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

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

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

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

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

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

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

全唐文之
下有是十
倍於官稅
也七字

全唐文帳
作不
損二字互
位乃下有
古者二字
茲紀事本
末同

問

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

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失不損富優可賑窮此

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周禮地官以保息六

日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

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其六儲蓄之末以煥重於公經其細曰今上京若

其天必令其民有放凶難今以善必其國而

其不其難也

其六儲蓄之末以煥重於公經其細曰今上京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之津藩土井有恪同校

